

65-66

芸居樓綱鑑易知錄卷六五

周之炯靜專

綱目續編定本

山陰吳秉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宋紀

太宗皇帝

〔綱〕辛巳六年春三月皇子興元尹德芳卒

贈中書令岐王

〔綱〕

夏六月薛居正卒目居正輔相十八年寬簡不苛

何

察衆論賢之因服丹砂遇毒方奏事疾作輿歸遂卒

不肖子
安在

田錫進
封事

帝親臨其喪。爲之流涕。居正子惟吉。素無行。帝存問其家。因曰。不肖子安在。頗改節否。不克負荷先業。奈何。惟吉伏喪側。懼赧不敢起。自是盡革故態。讀書親賢士。脩飭爲善。其後帝數朔委以大藩。所至稱治。綱秋九月。罷左拾遺田錫。且時盧多遜專政。羣臣章奏必先白多遜。然後敢通。又必於閤蛤門署狀。云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榮。錫貽書多遜。乞免署狀。多遜不悅。出錫爲河北見上南路轉運副使。錫因入辭。直進封事。密奏也言朝廷大體者四其一。乞脩德以來遠宜

罷交州

今安南國交州府

屯兵其二言今諫官不聞廷事給

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陞記言動御史不敢

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

無職官祕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願擇才任之使

各司其局其三言闕西苑廣御池而尙書省湫隘

見五

一卷

郎官無本局尙書無聽事

中庭也

九寺

見四三卷三十九卿

二四

祕書將作國子

寓天街之兩廊貢院就武成王廟

見上卷十

四

是豈太平之制度邪願別脩省寺

見六十卷三

用列職

官其四言按獄官令枷杻鉗鎖皆有定式今以鐵爲

枷以鐵爲

岡監易知錄

卷六五

宋太宗

二

去書樓

枷於法所無去之可也帝覽疏優詔褒答賜錢五十

萬綱以趙普爲司徒兼侍中目普奉朝請見上卷累

年盧多遜益毀之謂普初無立上意普鬱鬱不得志

會晉邸太宗初爲晉王之邸舊僚柴出錫趙鎔楊守

一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疑以問普普

因言願備樞軸樞戶樞也軸車軸也樞軸猶言鈞軸見四九卷一三以察姦變

且自陳曰臣忝舊臣爲權倖所沮謂盧遂備道預聞

昭憲太后顧命見上卷及前朝上表自訴見上卷等事

帝發金匱見上得誓書及覽普前表因召見謂曰人

趙晉自陳

趙普復
相
女直

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年非矣

莊周稱遐伯玉行年

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

乃拜普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綱以石

熙載爲樞密使冬十一月楚昭輔罷綱女真遣使八

貢

女真之先居古肅慎地元魏時號勿吉至隋末號靺鞨唐初有黑水粟末兩部後粟末盛強號渤海

國黑水因役屬之渤海既滅黑水部民在南者繫籍於契丹號熟女真在北者不籍於契丹號生女真

育

靺鞨音末曷今盛服奉天府開原縣古肅慎地

註

後曰挹婁元魏時曰勿吉隋曰黑水靺鞨唐初卽

其地爲燕州置黑水府渤海國爲上京龍泉府金爲上京會寧府元爲開元路明置衛國朝爲開原縣

綱壬午七年春三月罷秦王廷美爲西京

洛陽

留守夏

四月以柴禹錫爲樞密副使旨或又告廷美欲因帝

幸西池

卽金明池在開封府城西

爲亂遂罷廷美開封尹。以上變

見四六

進禹錫樞密副使楊守一樞密都承旨趙鎔

東上閣

蛤

門使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於帝意

欲帝傳之廷美以及德昭故帝卽位之初命廷美尹

開封而德昭德芳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

芳相繼天歿廷美始不自安他日帝以傳國意訪之

趙普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

已誤豈再誤

綱以竇侂

梅

郭贇參知政事自初帝尹開封侂爲判

官以推官賈琰

聲 監上

佞諛於坐

座

叱之曰賈氏子巧

通晉陷秦王

言令色豈不愧於心哉衆皆失色帝因重傅之直至

是謂傅曰賞卿之叱賈琰也綱勒秦王廷美就第流

盧多遜于崖州自趙普復相多遜不自安普屢諷令

引退而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普廉也得寡多遜交

通秦王事帝大怒責授兵部尚書越二日下御史獄

命翰林承旨李昉等雜治之多遜具狀累遣中書守

堂官趙白以機事密告廷美且云願宮車晏駕見十卷三

盡力事大王廷美亦遣小吏樊德明報多遜云承

旨言正會我意因遣去聲之弓箭多遜受之獄上詔文

武集議王渾等奏廷美多遜詛阻去聲呪畫怨望大逆

不道宜正刑章詔削奪多遜官爵流崖州今廣東瓊州府并

徙其家屬期親於遠裔異趙白樊德明等悉斬於都

門外廷美勒歸私第綱沈倫罷坐與盧多遜同列不能覺察降授王郢尚

書綱五月貶秦王廷美為涪浮陵縣公安置房州綱

趙普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

廷美不悔過而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封廷

美為涪陵今四川重慶府涪州縣公房州今湖廣鄖陽府房縣安置

普又恐符言泄乃坐符他事貶寧國司馬綱定難留

後李繼捧入朝獻銀夏綏宥四州六月繼捧弟繼遷

叛走地斤澤

今陝西寧夏衛定難節度治也

自李思恭

定難節度

使以來未嘗親朝中國至是繼捧率其族人朝帝嘉

之賜賚甚厚繼捧陳其諸父昆弟多相懟怨乞納其

境內夏綏銀宥四州畱京居之帝爲遣使如夏州護

總麻已上親赴闕以曹光實爲四川都巡檢使時繼

捧族弟定難軍都知藩落使繼遷畱居銀州聞使至

乃詐言語母死出塋於郊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八地

斤澤出其祖像以示戎人戎人拜泣從者曰衆澤距

夏州東北三百里

靜新周氏曰觀此是可以知夷夏之大機也何者宋併列國天下一統中國之地所未復者關北之幽燕關西之銀夏耳幸而繼捧仗義入朝獻他繼遷跋扈逃匿窮荒厥後浸強而不可制遂爲子孫西顧之憂詎不深可惜哉故綱目於繼捧則書人朝繼遷則書叛走順逆之情見矣褒貶之法嚴矣雖然自繼遷叛走而釀成西夏之禍是亦氣數之適然夫豈人謀也耶綱目書此亦謹之意云

釀成西夏之禍

遼聖宗耶律隆緒

綱秋九月契丹耶律賢死子隆緒立年十二復國號曰大契丹綱

冬十一月以李繼捧爲彰德今河南彰德府節度使目帝嘗

間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對曰羌人驚

至悍

如鷲鳥之猛悍

但羈縻

見十八卷二年

而已非能制也

綱癸未八年春正月罷樞密使曹彬以王顯弭

米德

超爲樞密副使自酒坊使弭德超有寵於帝

記○希寺

也代曹彬之位乃自鎮州

見上卷二

乘傳

轉去聲○驛車

以急變

聞曰彬秉政久得士心將爲不利且誣以事爲徵帝

信之郭贊極言救解不聽遂出彬爲天平

見六一卷二九

節

度使而以顯德超並爲副使綱二月以宋琪

其

參知

政事綱三月宴進士于瓊林苑且帝親試禮部貢士

於講武殿始分三甲錫宴於瓊林苑寵之以詩遂爲

宴進士于瓊林苑進士分

綱監易知錄

卷六五

宋太宗

六

三甲之始

賜上顯軍戒三篇

定制綱夏四月弭德超有罪流瑯州目德超以不得
樞密使怨望居常快快一日訴王顯柴禹錫曰我言
國家大事有安社稷功止得線許大官汝等何人反
在吾上我實恥之言頗侵帝顯奏之詔鞠問德超
具伏遂奪官秩禁錮瓊州今廣東瓊州府而死帝始悟曹彬
之誣待之加厚綱六月以王顯爲樞密使目帝語去聲
顯曰卿世家本儒少遭兵亂失學今典機務無暇博
覽羣書能熟讀軍戒三篇亦可免於面牆因取賜之
綱秋七月郭贇免以李昉參知政事八月石熙載

罷綱冬十月以姚坦爲益王府翊善目王帝第五子

元傑也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衆皆褒美坦獨俛同俯

首王彊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故

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弟

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所出非血山而

何時帝亦爲假山未成聞之亟毀焉王每有過失坦

輒盡言規正左右教王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

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

吾選端士輔王爲善今乃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解

趙普陷
君不義

械此也必爾輩教之杖乳母於後園召坦慰諭之綱

趙普罷

廣趙普輔相兩朝可謂君臣相遇者矣然以義失節之醜而陷君於不義其大惡蓋自可

見而其功過有不足言矣綱目

目普罷爲武勝軍

治河

於其罷而去其官者惡之也

南陽府鄧州節度使帝作詩餞之賜宴長春殿普奉

捧

詩

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爲

去之動容翌日帝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遊

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樞務擇善地處之因詩以導

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爲之墮淚宋琪對曰昨普至中

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希來

世得効犬馬力臣昨聞普言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

可謂兩全綱十一月以宋琪李昉同平章事李穆呂

蒙正李至參知政事張齊賢王沔勉簽書樞密院事

得人爲

廣觀綱目備載此條則太宗得人童易泰卦初九拔

秦之初義之盛可見矣其泰之初九乎註茅茹以其彙茹

有拔茅而其根自以其類而超之象目昉初與盧

多遜善多遜屢遜昉人或以告昉曰盧與我厚不當

爾帝嘗語及多遜事昉頗爲解釋帝曰多遜居常毀

卿不直一錢昉始悟帝由此益重之遂與琪並相帝

又謂蒙正曰古所謂君臣道合者情無閒諫耳凡士

未達見當世之務戾

例

於理者則快快於心及列於

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言或未中亦當僉議

而更之俾協於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

也蒙正初八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邪蒙

正佯爲不知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乾其姓名蒙正

呂蒙正
不詰朝
士姓名

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弗知

之爲愈時人服其量綱以呂文仲爲翰林侍讀王著

爲侍書自帝勤於讀書自已至申然後釋卷詔史館

太平御覽

脩太平御覽一千卷曰進三卷宋琪以勞庠諫帝曰